

12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

溫士堡 · 俄亥俄

Winesburg, Ohio

Sherwood Anderson



譯 岩 吳 · 作 森 德 安 美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曾得美國方面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康納臣 (Bradley Connors)，福斯脫 (John Foster) 諸先生和狄美麗 (Marion R. Gunn) 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已經過了三、四年多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十部代表作品，按月陸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目次

目	次
畸人誌	一
手	五
紙團	一五
母親	二一
哲學家	三三
沒有人知道	四三
虔誠（第二節）	四九
屈服（第三節）	七五
恐怖（第四節）	八七
異想天開的人	九五

曾經滄海·····	一〇七
可敬的品格·····	一一七
思想者·····	一二七
坦 黛·····	一四五
上帝的力量·····	一五一
數 師·····	一六三
寂 寞·····	一七五
一 覺·····	一八九
「古怪」·····	二〇三
沒有說出口的謊言·····	二一九
酒 醉·····	二二九
死·····	二四一
迷 惘·····	二五七

離去.....	二六九
後記.....	二七五

畸人誌

作家，一個白鬍子老人，上床睡覺有點兒不稱心。他住的屋子的窗是高的，而他却想在早晨醒來時看看樹木。木匠來改裝床，要使它和窗一樣高。

爲了這事着實忙亂了一陣。木匠在內戰中當過兵，他走進作家的屋子，坐下來談起做一個平台墊高床的地位。作家有雪茄放在旁邊，木匠便拿來吸了。

兩人談了一會兒墊高床的事，接着他們便扯到別的事情上去。那兵扯到了戰爭的話題。實際是作家引他到這一個話題上來的。木匠在安特森維爾監獄作過囚犯，也曾喪失掉一個兄弟。兄弟是餓死的，木匠每逢提到這事，他總要哭。他和年老的作家一樣，生着白鬍子，當他哭的時候，他縮起他的嘴唇，他的鬍子便上下顫動。這個嘴甲含了雪茄正在哭泣着的老人是可笑的。作家原來的墊高床的設計被忘掉了，後來木匠就自出心裁地把床墊高；這六十多歲門作家，當他夜間上床時，因而不借助于椅子了。

在床上，作家側睡，躺得十分平靜。幾年來他一直被關於他的心臟的懸慮所困擾。他是一個吸煙厲害的人，他的心悸動。他心里想什麼時候他會猝然死去的，每逢上床時他總是想到這一點。這並沒有嚇嚇了他。事實上，影響是很特殊而不易解釋的。這使他在床上時比別的時候更有生氣。他十分平靜地躺在那里，他的軀體是老了，不再有什麼用處了，但他身體內的某種東西，却是全然年青的。他像是一個孕婦，不過在他身體內的不是嬰孩而是青年。不，不是青年，是一個女人，年紀輕輕的，穿了鎧甲像一個武士。你瞧，要想道出老作家躺在高床上諦聽自己的心悸時身體內有什麼東西，真是荒謬可笑。我們得明白的是，老作家，或者老作家身體內的年青的東西，正在想的，是什麼。

老作家，像世界上其餘的人一樣，在他的悠長的生涯里，頭腦中有過許多想頭。他曾一度十分漂亮，許多女人也會愛上過他。還有呢，當然他認識人，許多人，以異常透澈的方式認識他們，和你我認識人的方式不同。至少作家是作如是想，而且，這樣想他高興。何必和一個老人爲了他的思想吵架呢？

在床上，老人做了一個不是夢的夢。他逐漸朦朧恍惚而仍然有點知覺時，人物在他的眼

前出現了。他想像他體內的年青的不可描摹的東西正驅策着一列人物來到他的眼前。

你瞧，這一切の意味，全在於來到作家眼前的人物身上。他們全是畸人。作家所曾認識的一切男男女女全變成了畸人。

畸人並不都可怕。有的有趣，有的美麗，還有一個，一個異形怪狀的女人，以她的畸形狀態傷害了老人的心。當她經過時，他發出像小狗鼻鳴般的聲音，你若走進房間，你會疑心老人做了噩夢或是消化不良的緣故。

畸人的行列在老人眼前走過了一個鐘頭，接着，雖然是一樁苦痛的事，老人爬起床來，開始寫作。畸人中有幾個在他的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要把他描寫出來。

老人在書桌上工作了一個鐘頭。他終於寫成了一本書，稱為「畸人誌」。這書從未印行問世，但我讀到過一次，他給我不能磨滅的印象。這書有一個很奇怪的中心思想，我永遠不會忘掉。記得了它，我才理解我以前所不能理解的許多人與事。這思想是錯雜含渾的，簡單的說明大致如是：

起先，當世界年青的時候，有許多思想而無真理也者的東西。人自己創造真理，而每一

個真理便是許多模糊的思想的綜合。全世界到處是真理，而真理全是美麗的。

老人在他的書中羅列了許許多多真理。我不想把全部告訴你們。其中有童貞底真理和熱情底真理，財富與貧窮底，節儉與浪費底，疏忽與放蕩底真理。真理成千成萬，而且統統是美麗的。

于是人登場了。每個人出現時抓住一個真理，有些特別堅強的人竟抓住十二三個真理。使人變成畸人的，便是真理。關於這事，老人自有一套微妙的理論。據他的意思，一個人爲自己採取一個真理，稱之爲他的真理，努力依此真理過他的一生時，他便變成畸人，他擁抱的真理便變成虛妄。

你自己可以看得出，這一生消磨在寫作上的滿腹文章的老人，會怎樣的把這事寫上幾百頁。那題目在他的心里會變成那麼龐大以致他自己也有變成畸人的危險。他之並沒有變成畸人，我想就因爲他永遠沒有印行那本書。救了這老人的，是在他身體內的年青東西。

至於改裝床的老木匠，我之提到他，只是因爲他像許多所謂很普通的人一樣，是和作家書中諸畸人的可了解和可愛處，最爲接近的。

手

一個胖胖的小老頭兒，在一座木框屋的半朽的走廊上，神經質地往來蹣跚，木屋矗立在離俄亥俄州溫士堡鎮不遠的一個幽谷的邊緣附近。越過那種了苜蓿却只生出濃密的黃色芥草來的長長的田野，他可以看見公路，沿路行着一輛載滿從田野裏回來的採醬果者的運貨馬車。扒醬菓者，少男和少女，騷騷然大笑大叫。一個穿藍襯衫的少男從車上跳下來，要把其中一個少女拉下車來，少女銳聲叫喊和抗議。少男的脚步在路上踢起來一團煙塵，煙塵浮掩住了落日的臉。越過田野，傳來一串輕微的女孩子氣的聲音。「唷，你飛翼畢特爾本呀，梳梳你的頭髮吧，頭髮要落到你的眼睛里去了，」這聲音命令着這個禿頂的人，他的神經質的手摸索着光禿禿的前額，彷彿正理着一縷亂髮似的。

飛翼畢特爾本，永遠被一團狐疑所驚駭和困擾，絕不認為自己在任何一方面是他生活了二十年的那鄉鎮底生活的一部分。在溫士堡所有的人中間，只有一個人跟他他是接近的。他跟

喬治·惠拉（惠拉新旅社的主人，湯姆·惠拉的兒子，）結成了類似友誼的感情。喬治·惠拉是溫士堡鷹報的記者，有時他在晚上沿着大路走到飛翼畢特爾本的家里來。現在，當老人在走廊上往來蹣跚，他的手神經質地哆嗦的時候，他正盼望着喬治·惠拉來和他一同消磨黃昏。載着探醬果者的運貨馬車過去之後，他穿過高大的芥草，橫過田野，攀上鐵路的柵欄，沿着通向市鎮的大路急切地窺望。他如是地站了一會兒，雙手互相擦着，朝路上望來望去；接着，恐懼壓倒他，又奔回夫在自家的走廊上徘徊了。

喬治·惠拉在場時，廿年來一直是鎮上的怪物的飛翼畢特爾本，減掉了他的幾分懦弱，而他的朦朧的個性，原來沉沒在狐疑的海中的，也出來見識世界了。有年青的記者在他身邊，他敢在青天白日走進大街，或是在他自家的大門外徜徉，激動地說着話。低沉而顫抖的聲音變得尖銳而響亮了。彎曲的身體也挺直了。像是回到漁夫身旁的小河里去的一尾魚，作出一種蠕動，緘默者飛翼畢特爾本開始說話，竭力把長年的沉默所累積起來的意思塞進字眼里去。

飛翼畢特爾本說話時大做手勢。那纖細的善於表現的手指，永遠活動着的，永遠竭力藏

在他的衣袋里或是背後的，總是伸出來成爲他的表現的機械的活塞。

飛翼畢特爾本的故事是手的故事。牠們的無休止的動作，像是被囚的鳥的雙翼的飛動，使他得了這個名字。是鎮上一個無名詩人想出來的。這雙手急壞了牠們的主人。他要把這雙手隱藏起來，同時他又驚奇地望着他附近田里工作的人的，或是驅着瞋睡的牲口經過村路的人的，靜靜的毫無表情的手。

和喬治·惠拉談話的時候，飛翼畢特爾本捏緊了他的拳頭，打在桌上或是他家的牆上。這動作使他更加舒暢。要是兩人在田野里散步時他想談天的話，他便找出一株殘幹或是一道欄柵的頂上面的一條木板，兩手忙著拌擊，說話便從容不迫了。

飛翼畢特爾本的手的故事，本身就值得寫一本書。同情地道來，便可觸及無名小人物的許多新奇美麗的品性。這是詩人的職責。在溫士堡，這雙手之引起注意，只是由於牠們的動作。用了這雙手，飛翼畢特爾本在一天中採了一百四十夸爾之多的草莓。牠們成爲他的顯著的特色和他的聲名的源泉。他也使一個原來畸形和不可捉摸的個性更加畸形。溫士堡驕傲于飛翼畢特爾本的雙手，所取的態度，就跟它驕傲于銀行家懷特的新石屋，和威斯來·莫耶的

在克利武蘭秋季賽馬中創二分十五秒紀錄的叫做湯耐踢潑的栗色雄馬一模一樣。

至于喬治·惠拉，他好幾次想問起手的事。有時，幾乎是壓倒之勢的好奇心抓住了他。他覺得牠們的奇怪的活動和老是要藏起來的傾向，必定自有道理，只是對於飛翼畢特爾本逐漸增進的尊敬，使他沒把時常縈迴心頭的問題脫口而出吧了。

有一次他快要問出口了。某一個夏天的下午，他們兩人正在田野里散步，在一條青草岸上歇息坐下。整個下午飛翼畢特爾本像一個神靈感悟的人似地談天說地。他站在一道欄柵的旁邊，像一隻巨大的啄木鳥般打擊着欄柵頂上面的木板，他對喬治·惠拉大叫，責備他過分受周圍人物左右的傾向。「你正在毀滅自己，」他喊道。「你有孤獨和做夢的傾向。而你又怕夢境。你想和這里鎮上的人一樣。你聽他們說話，還設法模仿他們。」

在青草岸上，飛翼畢特爾本試着再咄咄逼人地抨擊這一點。他的語調變成柔和而迫懷式的，嘆了一口心滿意足的氣，他開始散漫的長談，說着話像一個幻遊夢境的人。

飛翼畢特爾本就這夢境為喬治·惠拉描出一幅畫圖。畫中的人物重復生活在一種牧歌式的黃金時代裏。越過一片綠色空曠的鄉村。走來手足潔淨的年青男子，有的步行，有的騎馬。

青年男子成羣的趨集於一個老人足旁，老人坐在小小花園里一棵樹下，他和他們說話。

飛翼畢特爾本變得渾身都是靈感。他暫時忘掉了手的事。慢慢地這雙手溜了出來，放在喬治·惠拉的肩上。某種新鮮而勇敢的東西透進那說話的聲音。「你必需忘掉你所學到的一切，」老人說，「你必須開始做夢，從此你切勿聽信衆說紛紜。」

他的說話顫了一下，飛翼畢特爾本長久而誠懇地凝視喬治·惠拉。他的眼睛灼灼有光。他又伸出手來撫摩那大孩子，而一臂驚懼之色隨即掃過了他的臉。

渾身一震，飛翼畢特爾本跳起身來，雙手直插在褲袋深處。淚水湧現在他的眼睛里。「我一定得回家了，我不跟你多談了。」他神經質地說。

也不回頭瞧瞧，老人匆匆趕下山坡，橫過草原，丟下喬治·惠拉惶惑而驚訝的在青草岸上。恐懼而慄，這孩子站起身來，沿着通達市鎮的大路走去。「我決不問他關於他的手的事了，」他想，恍然記起他在老人眼中看到的恐怖。「一定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他的雙手跟他的怕我和每一個人是大有關係的。」

而喬治·惠拉是對的。讓我們略究這個手的故事。或許我們講到這雙手會鼓舞詩人道出

感化的隱秘故事，而那雙手之于那故事，只是飄動着的豫示之旗而已。

在年青的時候，飛翼畢特爾本曾在本雪凡尼亞的一個鎮上當學校教師。那時他不叫飛翼畢特爾本，却以音調較差的亞道爾夫·曼達斯為名。稱為亞道爾夫·曼達斯的他，是頗受他的學校里的孩子們愛戴的。

亞道爾夫·曼達斯是年青人底天造地設的教師。他是那些少有的不甚了了的人們中的一個，那些人用過分溫和的力量，來管教孩子們，溫和得竟像是一種可愛的缺點。他們對於自己管教所及的孩子的感情，跟上等婦人對於男子的愛情毫無兩樣。

然而那不過是粗略的說明，這種地方需要詩人來解釋。亞道爾夫，曼達斯同他的學校里的孩子們曾在黃昏裏散步或是坐在學校的台階上直談到薄暮，神往于一種夢幻之境。他的手伸來伸去，撫摩着孩子們的肩膀，摩娭着蓬鬆的頭。當他講話時他的聲音變得柔和而富于音樂性。聲調中也有一種愛撫在。這語調和這手，這撫摩肩膀和頭髮，對於這教師的把孩子們帶進夢境中去，也盡了一部分的力量。他是那些人中的一個，他們內在的創造生命的力量是散亂而不集中的。在他雙手的愛撫下，孩子們心靈中的懷疑和眩惑消失了，并且開始做夢。

了。

跟着便發生了悲劇。學校里的一個一知半解的孩子變得迷戀上了這年青的教師。夜間他在床上幻想不可言說的事情，早晨他把他的夢境當作實事講出來。奇怪的討厭的控訴，從他的沒遮欄的嘴里落出來。全本雪凡尼亞州爲之顫慄。在人們心中的關於亞道爾夫·曼遠斯的隱藏的朦朧的懷疑，竟激成了確信。

悲劇急轉直下。顫慄着的孩子們從床上直跳出來問難：「他用手臂抱我，」一個說：「他的手指老是摸弄我的頭髮。」另一個道。

一天下午，鎮上的一個人，開酒食店的亨利·勃辣特福特，來到學校門口。把亞道爾夫·曼遠斯叫到了校園里，他便開始用拳頭打他。當他的指節打在那吃驚的教師面上時，他的憤怒變得越來越可怕。嚇得直叫着，孩子們像被驚擾的昆蟲一樣奔來奔去。「你竟染指我的孩子，我要教訓教訓你，你這畜牲，」酒食店老闆怒吼道，他打得倦了，他開始把教師踢來踢去。

亞道爾夫·曼遠斯在夜間被逐出本雪凡尼亞。有十二三個人手中拿了燈走到他獨住的屋